

南海清风

丘濬文化谈⑭

丘濬作为岭南儒学集大成者，上承程朱理学之文脉，下开琼崖士风之新局。从槐阴书屋的孤灯黄卷到约亭饯别的深情厚谊，从蒋冕落第时的殷殷劝慰到王佐续志的薪火相传，这位儒学宗师以师道为经、情义为纬，在南海之滨编织出独特的文化网络，为“海外衣冠盛事”注入精神内核。



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约亭，原称“邢(宥)丘(濬)饯别纪念亭”。
杨兹举 摄

同窗桐琴合弦音

丘濬的学术生命贯穿着“继往圣绝学”的使命感，早年师从唐舟、程莹、萧铤、商辂等大儒。他在《朱子学的》中说：“学问之道，师友为先。”作为海南琼山人，丘濬与符钟秀、陈允谐、郑德崇、林廷宾、邢宥、冯元吉、薛远等海南籍同学、好友共同构成地域文化圈，形成“琼州人文群像”。

成化十九年(1483年)，丘濬回忆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小时候在自家院子里玩，长大后跑到街上找小伙伴玩，后来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从村里到城里，甚至天南海北都有朋友。但不管走得有多远，最亲的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。

丘濬的朋友很多，在京城槐阴书屋就接待过来自千里之外的林廷宾、冯元吉、邢宥等。据二十四卷本《琼台诗文集》统计，丘濬撰写《送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》《邢克宽画像赞》等序、赞、墓志铭、哀辞、祭文共168篇，足见丘濬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。

正統十二年(1447年)，丘濬和邢宥、冯元吉渡海北上参加戊辰科(1448年)会试，邢宥登二甲进士第，丘濬和冯元吉双双落榜。景泰元年(1450年)，丘濬启程返乡，在金陵新河客邸遇到冯元吉，写下《夜宿江馆》；次年，丘濬和冯元吉参加会试又没考中。冯元吉科场失意，接受朝廷任命，受岑溪教谕。丘濬辞去任命返乡，两人同舟南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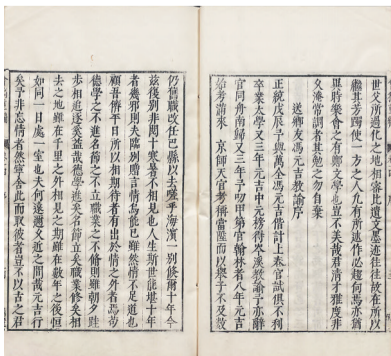
天顺五年(1461年)，丘濬送别来京参加“考满”(即任期考核)的冯元吉：“嗟乎！海滨一别，倏尔十年；今兹复别，非阅十寒暑不相见也。人生斯世，能堪十年者几邪……苟德学之不进，名节之不立，职业之不修，则虽朝夕跬步相追逐，奚益哉？德学进矣，名节立矣，职业修矣，相去之地虽在千里之外，相见之期虽在数年之后，恒如同一日处一室也，夫何远近久近之间哉！”人生在世，能有几个十年？丘濬临别赠言说出了许多心里话。

志同道合 织经纬

冯青



丘濬在槐阴书屋接待友人。
徐珊珊 AI 绘图



《琼台会稿重编》中的《送乡友冯元吉教谕序》一文。
资料图

母语潮声传三箴

景泰五年(1454年)，丘濬与林宗敬同试礼部，丘濬中选，林宗敬被授予校官职位，但拒绝就任。

天顺元年(1457年)，林宗敬再试礼部，仍被授校官，毅然辞去，决意返乡。丘濬与友人蒋希舜一同到都门外码头送别。丘濬用“学如造船”劝慰林宗敬，造船需备齐材料、依循法度、待以岁月，三者缺一则船不成；即使船造完备，若未遇顺风，亦难行江海。“舟譬则学也，风譬则时也。有舟而无风，固不可行也；有风而无舟，将何以行之哉？”(《说舟赠林宗敬》)。丘濬告诫林宗敬“积学有素，文合尺度”，科举不中只是“时命未至”，勉励其“持舟待风，终有顺遂之日”，不要因为科举不顺而动摇自己的志向。

针对林宗敬的科举失意，丘濬借“说舟”之喻申明“良木需待时”之理，用“登甲科者未必优于选调者”破其心结，又以“勤、畏、仁”三字箴言助其树立自信。丘濬赠序不只是为了私交，更盼望林宗敬以“三千里大郡”为舞台，践行“儒者治国”的理想。

共襄“海外衣冠盛事”

丘濬非常喜欢槐阴书屋，称“吾得于兹槐之助也多矣”。他在这里完成了《大学衍义补》《世史正纲》《朱子学的》《家礼仪节》等传世佳作，与翰林院同僚、文人学者频繁交流。槐阴书屋不仅是丘濬的治学场所，也是其以理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圈层的重要空间。

成化三年(1467年)八月，丘濬升翰林侍讲学士，薛远擢户部尚书，邢宥任左金都御史，三人共同构成“琼州三杰”，成为海南“衣冠盛事”时代崛起的士人代表，是海南科举史标志性事件。

成化七年(1471年)八月十五日，广东按察副使涂棊在琼州府城西门外建表贤亭，称薛远、邢宥、丘濬、林廷宾为“四贤”。表贤亭俗称四牌楼，用于表彰四贤政绩，其东面是尚书坊、南边是绣衣坊、西边是学士坊、北边是都宪坊。提学胡荣撰《表贤亭记》曰：“四贤俱发轫巍科，接踵要路，猷为足以匡弼时政，风裁足以激扬浊清，文章足以补助道化，实琼人之师、海内之望也。”

邢宥(1416—1481)，字克宽，文昌人。正統十三年(1448年)，他与丘濬一起参加会试，荣登二甲进士。邢宥为官为国为民，光明磊落，刚正不阿，颇有政绩。丘濬中第后，与同乡邢宥两人同朝同仕，情如手足，志趣相投，是生死之交。

景泰七年(1456年)，邢宥返乡探亲，丘濬写下《送邢侍御克宽归省诗后序》送别。成化六年(1470年)八月，邢宥致仕，隐居家乡。当时丘濬正好丁忧居家，两人往返琼山和文昌，多次探访。

丘濬守孝期满后要回朝就职，再次去文昌与邢宥道别。他们彼此知道，从此天各一方，下一次相见不知在何时何方。邢宥一直把丘濬送到琼文两地交界的葫芦铺(今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约亭)，设酒饯行，依依惜别。望着好友渐行渐远的背影，邢宥惘然若失，便赋诗纪念：“与君相送到葫芦，酒在葫芦不用沽。共饮一杯辞别去，君行西去故人无。”诗中的“葫芦”，即葫芦铺(明代乡村铺舍)，位于葫芦村口古道边，也就是现在的约亭所在地。

成化十七年(1481年)，邢宥在家乡去世，丘濬在京城惊闻噩耗，写下《哭邢克宽都宪》《祭邢都御史文》《邢克宽画像赞》《明故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邢公墓志铭》。在这些文章中，丘濬详述邢宥的生平功绩与品格，盛赞其清廉刚正，“介而有执，直而不肆”，布衣终老，断案公正，简化诉讼流程，“缘情据理，民自信服”；政绩卓著，主持疏通运河、修建水闸改善漕运，减免苛捐杂税。

丘濬未能返乡送别邢宥，深感悲痛，“缄词万里，命子代祭”，望南洒泪，遥寄哀思。他在《哭邢克宽都宪》中说：“故人老死我何堪，泪眼汪汪望海南。宿约别来浑未践，暮年归去与谁谈。一方交友推君独，同月升官并我三。后死为君志窅窅，文虽不类却无惭。”丘濬用墓志铭和祭文完成了对知己好友邢宥的送别，将这段情谊在“诗文传世”“仕途互鉴”“生死相托”三重维度上定格为永恒。丘濬与邢宥的情谊，始于同乡共志，升华于仕途的肝胆相照，终以生死相托的精神共鸣超越时空。

丘濬的学术生涯与情感世界，犹如一张以琼州为原点向外辐射的文化网络。他早年间与郑德崇、林廷宾等人的同窗之谊，奠定了“琼州人文群像”的基石。在日后更广阔的交游中，丘濬始终秉持道义高于情愫的准则：当冯元吉在宦海浮沉时，他以“德学立则千里犹同室”相勉；针对林宗敬的科举失意，他以“造舟待风”喻治学之道。这些交往超越世俗功利，持道守志。

通过槐阴书屋的夜话、海滨驿站的赠诗，丘濬这位岭南大儒将琼崖士风融入程朱文脉，与众多文人、学者共襄明代儒学史上独特的“海外衣冠盛事”。

【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“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”(24@ZH037)的阶段性成果】